

文化部优秀专家系列报道之五十四

生命在追求与憧憬中飞扬

——女高音歌唱家谢琳的艺术之路

王敏

聚光灯亮起,音乐响起,掌声渐渐热烈……舞台上,谢琳缓缓放开歌喉。歌声在空气中飘荡,她仿佛不是用嗓子在歌唱,而是用心在倾诉,歌声融入了她的音乐人生,这充满了酸甜苦辣的陈酒一样的人生把这首歌浸润的满是深情。谢琳的歌唱艺术,因为她对坎坷人生的多重感悟而节节升华;她的人生也因有了歌唱,而久久飞扬……

通过学习戏曲、体操、芭蕾这三种对身体语言要求极高的艺术技巧,锻造出谢琳大气、优雅、细腻台风,她的一动一静,无不配合着歌唱,衬托着歌唱,她的动作和歌声似绿叶与红花,本就是一体,简洁的绿映衬起娇贵的红,那一点红便更加夺人眼目……

受到妈妈和同是戏曲演员的姨妈、舅舅的影响,谢琳从小就喜欢表演,并学到不少专业演唱技巧,她小小时唱京剧、评剧就有板有眼,《红灯记》、《听罢奶奶说红灯》唱得还真有那么点专业演员的味道。

戏曲学习不仅让她咬字更加清晰,也让她对身段、对舞台上的举手投足格外注重。观众看到舞台上的谢琳没有太过花哨的动作,肢体语言完美到位,配合以动人的歌声,让人为她表演时所散发出来的一种整体的美而深深吸引,而造就她如此身段的,还有她练习体操和芭蕾舞的经历。7岁考入大连少年体校业余体操班,平衡木和高低杠上的跳跃翻飞给了她良好的身体素质,足尖上的舞蹈更是培养了她的艺术气质。

随着父母工作调动,谢琳举家从大连迁至山西太原。环境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她对艺术的热爱,听广播学习、到少年宫练歌,只要能唱、能学更多好听的歌,谢琳就很快乐。这种快乐是简单的,十几岁的她并没有想到要成为专业的歌唱家,在艺术的舞台上奉献一生。

然而,父亲的突然病逝给谢琳的心灵抹上了一层阴影,只有13岁的她怎么也想不明白,那么坚强魁梧的父亲,怎么就这样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。思念、悲伤和恐惧像挥之不去的梦魇,侵蚀着她脆弱的内心。而母亲也因这突如其来来的打击变得脾气暴躁,往日温馨舒适的家好像离她远去了。正是歌唱带来的一点快乐抚慰着她,帮助她度过了人生的一段艰难时光。

虽然不想让女儿一辈子靠舞台吃饭,但母亲阻止不住生性倔强的谢琳。每天放学了,谢琳就蹲在图书馆大门口,听着喇叭里传出的动听歌曲,让她练习体操和芭蕾舞的经历。7岁考入大连少年体校业余体操班,平衡木和高低杠上的跳跃翻飞给了她良好的身体素质,足尖上的舞蹈更是培养了她的艺术气质。

随着父母工作调动,谢琳举家从大连迁至山西太原。环境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她对艺术的热爱,听广播学习、到少年宫练歌,只要能唱、能学更多好听的歌,谢琳就很快乐。这种快乐是简单的,十几岁的她并没有想到要成为专业的歌唱家,在艺术的舞台上奉献一生。

走。两次考试都没能成功,谢琳不知偷偷抹了多少泪,但倔强的性格让她不会放弃尝试,终于,艺术为她敞开了扇窗。经过一番努力,她被前来招收文艺兵的北京卫戍区司令部选中。从此,谢琳离开生活多年的太原,来到北京。

但生活又跟她开了个小玩笑,她一心爱唱歌,却被领导分配去跳舞。谢琳不甘心,每天午饭后,她都一个人跑到闷热的琴房练习唱歌。妈妈被女儿的执着打动,再也不反对她学习唱歌了,还从总政歌舞团请了一位老师。从这时起,一直艰苦自学的谢琳终于能够接受专业的指导。懵懵懂懂的她不是很理解老师所讲授的专业技法,但她学得很开心、很认真。有时部队也会请外边的老师来辅导,谢琳觉得哪位老师讲得好,就想办法请假溜出去找老师上课,装病、哭鼻子……只要能想得出来的招数都用尽了。随着演唱技巧的日益提高和对歌唱艺术的认识逐渐加深,谢琳慢慢感觉到,这正是自己应该用一生去追求的事业。



谢琳尽情享受歌唱带来的快乐

因为这份与生俱来对唱歌的情感,谢琳不在乎自己是否能够大红大紫,她觉得,只要自己这辈子能一直唱歌,能把唱歌这件事弄明白,自己就是幸运的,就是幸福的……

如今年过半百的谢琳回想当初自己的执着,都会被当年那个小小的自己所感动,而这种最直接、最单纯的对歌唱的喜悦,谢琳一直坚持到现在。在几十年的艺术之路中,她从未把精力花费在追求名声上,而

人在前沿

孙红雷:在“潜伏”中突破

刘光扬

冷酷的眼神,厚实的肩膀,不苟言笑的表情,孙红雷以擅长塑造铮铮铁骨的硬汉形象、反派角色出名,但在电影《梅兰芳》中饰演的邱如白和电视剧《潜伏》中饰演的余则成则颠覆了他在观众心中的印象。能放能收,演谁像谁,从1999年到2009年,孙红雷这个“潜伏10年的刀锋男”(网友语)从演男配角到男主角,逐渐成为目前中国炙手可热的男演员,他的成熟和骄傲靠的不是长相,他的人生感悟、生活历练,他对艺术的执着,帮助他一步一步走向事业的巅峰。

孙红雷出生在哈尔滨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他喜欢唱歌跳舞,是学校的活跃分子。上世纪80年代,国内兴起霹雳舞,孙红雷着迷了,很快跳出了名堂,先后获得黑龙江省霹雳舞大赛一等奖、全国霹雳舞大赛二等奖,并被直接选拔到中国霹雳舞明星艺术团参加演出。每场演出酬劳100元,每个月演四十场,孙红雷的腰包鼓了,在哈尔滨也小有名气,可他知道,这样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,学表演、当演员的念头如一颗种子,在他心里生根、发芽,可他对自己的长相感到自卑。

牛振华告诉孙红雷,他应当去北京学表演。“演员是大眼睛、双眼皮,我小眼睛、大鼻子的长相行吗?”面对他的疑惑,牛振华反问:“那你和姜文、王志文比呢?”一句话点醒了孙红雷,他立马回家收拾东西,第二天就到了北京。

1995年5月22日,这个日子孙红雷一生都不会忘记,这一天,他放弃了在哈尔滨的一切,参加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。由于没有提前做准备,他被告知只有表演系音乐剧班还有招生名额。音乐剧班对考生的形体要求非常高,看着体重近

是注重艺术技法上的刻苦修炼,也从未让艺术圈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影响到自己对艺术的单纯追求。

20岁,青春如花绽放,如花的青春里有憧憬,也有梦想;20岁,人生刚刚迈入一个全新的起点,一切都在等待出发。这一年,谢琳考入了中央民族乐团,她如愿以偿地进入专业团体。这一待,就是30多年。

从1978年起,谢琳随着乐团走遍祖国各地、远赴海外,在成百上千场演出中留下了她动人的歌声和灼灼的青春。可以说,中央民族乐团成就了谢琳艺术的一生,她得以站在舞台上,发自内心的歌

唱,尽情享受歌唱带给她的快乐。但同时,这个以乐队为重的团体注定无法给一位歌唱家足够广阔的舞台,虽然有过多次机会到一个更适宜自己发展的环境中去,但谢琳一直没有离开,她舍不得离开。从合唱到独唱再到独唱,从紧张得张不开嘴到表演自如,很多老同志毫无保留地指导过她,团里也很看重她,送她参加比赛、送她到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研究生班学习,她的艺术之路,已经牢牢和这个团体联系在一起,它们互为补充,不可分开。

为全面提高自己的艺术素质,谢琳近年来一直尝试着将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结合在一起,使她的演唱风格大气中不失婉转。听过她演唱的歌曲《望月》,有专家评价道,清澈见底,荡气回肠,她的音色跟乐队伴奏水乳交融,不能不让人动容。

除了唱歌,谢琳还总结出一套教学方法,普及歌唱艺术。她曾回到家乡太原举办为期一年的声乐研修班,为当地青年音乐教师、歌唱演员讲课。她还多次走进大学,让莘莘学子感受歌唱艺术的魅力。

每当乐团有下灾区、到农村演出的任务,谢琳都主动请缨。今年年初,她随乐团“三下乡”演出队来到广西北海、东兴、防城港等地;今年春节,她随文化部第四小分队到甘肃天水、陕西汉中等地地震灾区演出,看到灾区群众那一张张笑脸,看着灾区群众和演员一起唱歌的情景,她动情地说:“灾区群众需要歌声,慰问演出是在精神上对他们的一种支持和安慰,也是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。”

听过谢琳唱歌的人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:为什么如此优秀的歌唱家却没有更广泛地为人们所知?“性格决定命运”,这句话在谢琳自己看

来很有道理。谢琳是有实力的,她那韵味独特的花腔女高音、对民歌和美声两种唱法完美的融合与演绎,让听者久久不能忘怀,她对作品内在情感的诠释到位自然。但是,她倔强直白、毫不低头的性格和一心追求艺术、从不主动打电话找朋友帮忙的为人方式,让她失去了很多能助她事业走向辉煌的机会。

回首自己的艺术之路,谢琳不免有些许遗憾,她觉得自己并没有发挥出全部能力,但她很满足,因为她始终能够在舞台上歌唱,能够和自己钟爱的艺术朝夕厮守。直到现在,谢琳在提高自己演唱技法和艺术修养上仍孜孜不倦,还在向老师学习演唱,听大量中外声乐作品,研究音乐史。她的心里始终藏着一个梦想——演一部歌剧,让自己的所学专业尽情发挥,让自己的艺术之花尽情绽放。这个梦牵引着她,让她年过半百仍有憧憬,让她在艺术达到一定境界后仍有追求。

舞台是喧嚣的,谢琳属于舞台,她却远离喧嚣。为了艺术,她不在乎名利;为了艺术,她几十年中从未停止学习;为了艺术,她把生活的不幸藏在舞台背后,年幼丧父、婚姻变故、与儿子长期分离……生活中的一切困难都没有影响她在艺术之路上的追求。谢琳的一生,似乎就是为了一首歌而存在。“绿水长啊蓝天高,我是爱唱歌的百灵鸟……”她也许没有想到,早年的一首代表作《我是爱唱歌的百灵鸟》表达的却是她几十年的艺术人生。谢琳的艺术之心,就像永远翻飞在歌声之中的美丽百灵,不愿倦怠、不愿衰老,每一次展翅都那么动人,每一次飞翔都那么年轻。

相关链接

谢琳,女高音歌唱家,中央民族乐团国家一级演员,文化部优秀专家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

1988年荣获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民族唱法优秀奖表演奖,1997年获“撒拉尔国际音乐节”民族声乐比赛亚军。

曾出访过法国、德国、比利时、荷兰、澳大利亚、卢森堡、新加坡、日本等国家及我国台湾、香港地区,以甜美的音质、婉转的表现、卓越的歌唱技艺和独特的个人风格,赢得了海内外观众的好评。

无语 追求

不断攀登高峰的草原艺术家

——记内蒙古二人台艺术团一级演员彭关心

本报驻内蒙古记者 王国柱

二人台舞台上就少了一位好演员。1992年,他偶尔听说呼和浩特民间歌舞剧团正在招演员。怀揣自己的唱歌梦,彭关心顾不上收拾行囊,兴冲冲跑去报名,可歌舞剧团的招考工作已经结束。他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,一遍遍地求考官让他补考。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,也被他的诚心所感动,考官们终于决定让他唱一首。发榜的日子,彭关心的心怦怦直跳,当看到招生榜上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一时,他哭了。

在歌舞剧团学习不到一年,彭关心又将目光放在了更高处。1993年,他顶住压力,考进了内蒙



为大众歌唱是彭关心生活中光彩的一部分

古大学艺术学院,系统学习了3年的民族唱法,并于1996年进入内蒙古二人台艺术团。

除了学习歌唱艺术,彭关心积极参加各种比赛,因为他清楚地知道,比赛不仅是对自己歌唱水平的检验,还可结识更多优秀的艺术家,自己有更多的机会虚心向他们学习。

2002年,彭关心到北京参加全国戏歌大赛。他当时的参赛曲目是《叫声妹妹泪莫流》,彭关心将这首原汁原味的二人台改编成戏歌,获得二等奖。在这次比赛中,他结识了培养出众多一流歌唱家的金铁霖教授。彭关心说:“我在后台看到金铁霖老师,就主动跑过去介绍自己,还跟金老师要了联系方式。”之后的两天里,彭关心每天早上8点就等候在金铁霖家楼下,一直到晚上7点。金铁霖很忙,实在没有时间接待他,就这样等了两天,彭关心准备打道回府,给金铁霖打电话告别,金铁霖感到很意外,也佩服他的执着劲儿,说马上可以去看他。彭关

卖过大葱,当过木匠,唱过农村大戏,如今却成为获奖专业户——在全国及内蒙古自治区各类比赛中获奖40多次。作为内蒙古二人台艺术团的国家一级演员,彭关心将获奖看得很淡,他说,在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歌唱,在九曲回肠的黄河岸边放歌,在辽阔的草原沙漠间放歌是他最大的心愿,他要让更多观众感受到二人台的魅力。

彭关心家境贫穷,他和4个兄妹的吃穿、学习是家里沉重的负担。在当时,如果不学一门手艺,长大连媳妇儿也要不上。彭关心10多岁时,家里托人给酷爱唱歌的他找了一个师傅学做木匠活。学徒两年,他每天5点起床,喂牲口、担水、做饭、扛木料,所有的苦活累活做了个遍。学徒的日子虽苦,彭关心却不知疲倦,因为他能唱歌,他将自己的感情融入歌中。每每唱完歌,他的烦恼也跑到了九霄云外。

如果不是亲属的一句话,彭关心可能会是个不错的小木匠,

180斤的孙红雷,主考老师说:“你苟言笑的表情,孙红雷以擅长塑造铮铮铁骨的硬汉形象、反派角色出名,但在电影《梅兰芳》中饰演的邱如白和电视剧《潜伏》中饰演的余则成则颠覆了他在观众心中的印象。能放能收,演谁像谁,从1999年到2009年,孙红雷这个“潜伏10年的刀锋男”(网友语)从演男配角到男主角,逐渐成为目前中国炙手可热的男演员,他的成熟和骄傲靠的不是长相,他的人生感悟、生活历练,他对艺术的执着,帮助他一步一步走向事业的巅峰。

孙红雷出生在哈尔滨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他喜欢唱歌跳舞,是学校的活跃分子。上世纪80年代,国内兴起霹雳舞,孙红雷着迷了,很快跳出了名堂,先后获得黑龙江省霹雳舞大赛一等奖、全国霹雳舞大赛二等奖,并被直接选拔到中国霹雳舞明星艺术团参加演出。每场演出酬劳100元,每个月演四十场,孙红雷的腰包鼓了,在哈尔滨也小有名气,可他知道,这样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,学表演、当演员的念头如一颗种子,在他心里生根、发芽,可他对自己的长相感到自卑。

牛振华告诉孙红雷,他应当去北京学表演。“演员是大眼睛、双眼皮,我小眼睛、大鼻子的长相行吗?”面对他的疑惑,牛振华反问:“那你和姜文、王志文比呢?”一句话点醒了孙红雷,他立马回家收拾东西,第二天就到了北京。

1995年5月22日,这个日子孙红雷一生都不会忘记,这一天,他放弃了在哈尔滨的一切,参加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。由于没有提前做准备,他被告知只有表演系音乐剧班还有招生名额。音乐剧班对考生的形体要求非常高,看着体重近

戏的打手建军是他从导演赵宝刚手里“抢”来的。当时去试试,赵宝刚瞟了他一眼就说:“不行,长得太忠厚。”孙红雷不甘心,径直走到正在导戏的赵宝刚身边说:“你不用我会后悔的。”赵宝刚吓了一跳,在重新审视了这个“愣头青”后,勉强同意让他试试。“潜行”已经成名,孙红雷才知道,很多人都记得建军,“我终于明白,角色有大小,但演员没有,一个演员,只要你认真地演,一定有人看得到。”

1999年,张艺谋拍摄电影《我的父亲母亲》。本想借张艺谋改变现状的孙红雷看完剧本后非常失望:“我红了。”张艺谋坦诚地说:“这部戏火不火跟你没一点儿关系,和你配戏的都是非职业演员,只有你一人是演员。如果这部戏演完了,大街上有人认出你,找你签名,你就失败了。如果大家认不出你来,觉得你就是这村里的农民,那你就成功了。”结果证明,孙红雷“成功”了——《我的父亲母亲》公映至今,几乎没有人记得他在片中出演过。“张艺谋第一次让我学会了不‘演’,要不露痕迹地去表现。要知道从话剧转到影视,有的人一辈子都转不过来,他帮我捅破了那层窗户纸,然后我把所有的纸都撕碎,才发现窗外的景色别有洞天。”孙红雷至今仍认为,《我的父亲母亲》中的生子是他演得最好的角色。

从电视剧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中的深情寡言,到电视剧《大工匠》中的歌星刚硬;从电视剧《征服》中的狡猾专横,到电影《七剑》中的阴郁狠辣;从电视剧《刀锋1937》中的爱恨分明,到电

视剧《半路夫妻》中的玩世不恭却重情重义,孙红雷诠释了不同的角色,演技日臻成熟。

在《潜伏》中,他完全收敛了以往的极致张扬,变成了谨小慎微、深藏不露的谍报人员,让人对他充满了意外的惊喜。可第一天拍戏,孙红雷却找不到余则成的感觉,拍到第三天,导演说:“孙红雷,我觉得你气场太大了。”孙红雷突然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,余则成就是个普通人,即使有气场,他在生活当中也不会表露出来,他一定是走到人堆里就淹没了,人们不会记得他。双手放在腿上,放低语调,孙红雷慢慢找到了余则成的感觉。

《潜伏》火了,孙红雷更红了,而他的最大心愿却是能静静地享受家的温馨,他说:“我每天告诉自己,生活给予我的太多,我应该以一颗平常心对待生活。”这就是孙红雷,外表看似张扬外向,内心却平静内敛。



孙红雷已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男演员